

伊格言：以“非虚构式”科幻，创造丰富神秘的内在世界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在“类神经生物”技术发达，生化人、AI 与其他“类人物种”泛滥的年代，人类是否还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先物种权？这样一个看似极其科幻的问题，正在因为科技的快速推进而逼近我们。以长篇小说《零度分离》，作家伊格言仿照非虚构文笔，用六篇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种种可能：《零度分离》中，科学家通过植入“类神经生物”，与鲸鱼交谈；影后为了留住自己的爱情，将自己的神经系统改造，从此可以永远陷入热恋的状态……以虚构新闻的方式，他塑造了一套来自 23 世纪的世界观。近日，在播客“惊奇电台”中，他与主持人肖鼠、作家张冉共同就科幻写作中的虚构与非虚构展开探讨。

在《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都曾采用一个亲身涉入事件的报道者的视角来写作，读到这两部作品时，伊格言深受震动：“这样的写法，非常自然地带领你重走一遍调查的全过程。”从报道者的角度出发，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跟随追寻的欲望，由此所产生的叙事次序，拥有一种天然的推理构架。“这可以让整个小说的悬念从头到尾保持一种张力。”与此同时，伊格言在近年来大量非虚构作品中读到了一种夹带着的叙事者的个人观点，“这种夹叙夹议，成为了‘我们一起推

敲这一切，探索其间的曲折和两难’，如果评论犀利、准确、深刻，会让文本更吸引人。”受其影响，伊格言决定在自己的写作中也仿效尝试。

在科幻小说的创作领域，此种尝试并非首次。刘宇昆和陈楸帆都曾以非虚构的方式切入虚构的科幻创作。对此，张冉表示，非虚构本身就具有一种力量感，人们进入一个非虚构文学，预设是“我要看到一个故事”，非虚构的设置，能使读者更加投入和释放信赖。

在伊格言的科幻小说中，读者经常会看到他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零度分离》

也不例外。在伊格言看来，自己所感兴趣的，是在一个人类内在幻觉的世界展开对于多种故事可能性的探讨。“为什么你在做梦时感觉是真的？就因为你的中枢神经内部发生。人类的内在世界也像谜一样充满了丰富性和神秘性，一点也不逊于外在世界。我的愿望就是想创造一个‘内向’版本的《三体》。”

由此，伊格言将科幻从“软”与“硬”的区别转向了“内”与“外”的区分。而在张冉眼里，科幻的本质其实围绕着一个内核：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这种这种未知事物可能是遥远的星空这种我们难以涉

足的远方，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心无法抵达的世界，所有未知的东西是在一起的。”在他看来，硬科幻更为接近这种内核，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论证他所要描述的故事和设定是如何实现的，这种论证，便来自于人们对原始的好奇渴望的解释。张冉自己的写作，更侧重于在社会条件经过科幻性的改变后所产生的变化，“比如在一个形态上科幻、未来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等，这是我写作中的一个倾向”。而《零度分离》中的种种设定，就是基于 21 世纪至今发生的一些事，推演至两个世纪后所产生的结果，在张冉的定义中，这是一种非常接近于内核的科幻写法。

“科技对人类情感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解构我们对爱的建构？”肖鼠的问题，也是《零度分离》尝试解答的问题。尽管以两个世纪后的未来世界为背景，故事中仍存有相当多古典和传统的情感因素，这些情感令读者备受感动。我们对于母爱的模板化的想象，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纯真的爱，是否就完全没有相互控制的成分？在其中的多个故事里，伊格言所探讨的不止是科幻元素，而是对许多其他元素的化用。“我喜欢科幻，因为科幻最极端，而在这种极端境地中，我们需要对很多两难的困境作出回应，这也是在我看来科幻小说最迷人的部分。”



伊格言



莫言开讲『山村公益文学课』暨『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9月6日，“山村公益文学课”暨“开学第一课”在甘肃省武威第十一中学开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以《读书与写作》为题，为该校师生讲了一堂别开生面、深入浅出的写作课。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助理翟文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教授，分别就同学们的作文进行了现场指导。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北京舒同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振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助理张晓琴教授。活动由武威第十一中学校长赵卫国主持。

莫言在讲课中表示，任何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读者，写作者都是从阅读起步的。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阅读与写作经验，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要学会观察社会，体现生活，注重把握细节，以感性的形态加以呈现。要写出一篇有独特思想和价值的文章，就要洞察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深入把握人类的感情。他以一位九年级同学的作文《雨·爱》为例，从语言、细节的角度讲授了写作技巧。莫言老师谈到母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指出道德人格、精神向度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最后莫言鼓励同学们多读经典，勤于练笔，为以后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活动开始之前，莫言向十一中赠送两幅作品，一幅他亲自题写的墨宝“进德修业”，一幅由他拟联、书法家王振撰写的“攀天梯立鸿志，广学识成栋梁”。武威十一中的 2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开学第一课”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武威市教育局、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凉州区教育局共同主办。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从美食中一窥充满烟火气的江户社会风俗

本报记者 袁欢

“虽然未曾与《四口吃遍江户》的作者饭野亮一先生谋面，但我们因为寿司、天妇罗、荞麦面与鳗鱼这四种美食相遇。”美食作家蔡澜所提到的四种美食正是《四口吃遍江户》一书的主角，而对于中国游客兼食客们而言，它们也成为去日本游玩时的标志性的“打卡”食物。在两百多年前的江户，充满人情味的街头巷尾催生出这“江户美食四大天王”，在历史长河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些为人熟知的美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呢？背后有哪些趣味故事呢？作家饭野亮一曾通过居酒屋来研究江户时代，这次他选择美食为切入口。作家止庵认为这本书勾勒出了江户时代的市井生活与庶民风貌，读此书，可一窥日本饮食文化堂奥。

《四口吃遍江户》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上海新天地茑屋书店快闪店“好好吃饭”举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和播客《东亚观察局》主播黄立俊来到现场，从美味入手，带领读者重返烟火气浓郁的江户街头，一窥日本饮食文化的魅力。

江户的城市发展对饮食文化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沙青青为读者做了一次历史科普。江户即我们熟知的东京，意指关口，这个城市在日本传统都市里是一个崛起非常晚的城市。16 世纪以前，日本整个国家的重心在关西，就是现在的大阪、京都，关东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区域，直到德川幕府/江户幕府开幕，这一现状得以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后经过大约 200 到 300 年的时间，江户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大都市，逐渐在



经贸上取代了原来大阪的地位。可见，江户不是传统的农耕经济，它是一个服务业的都市，发展至今，东京也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质使得在外就餐的文化十分兴盛，饭野亮一在书的序言中就写道：“在 18 世纪初，江户的餐饮店数量就已经达到了 7603 家。”黄立俊也提及：“与世界上其他超级都市相比，东京的餐馆虽然规模小、营业时间短，但在数量上位居榜首”。沙青青认为该文化源自“单身经济”，他解释说，“单身经济”与历史分不开，18 世纪以后，江户成为了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其中单身男性占一半以上，原因一方面是德川家族完成“天下布武”大业后，为重修江户城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德川家族“参勤交代”制度下，随大名单身赴任的大批男性随从。这些没有妻女在身边，衣食住行通通仰赖周边商铺的男性生活需求，催生了发达的服务业，其中餐饮业的表现尤为突出。

沙青青认为饭野亮一以食客和历史研究者的双重角度来写作这本书，他花了大量笔墨描写食物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此作了颇具趣味的考据。比如说荞麦面乌冬冬面之争，吃天妇罗为什么要搭配白萝卜泥，他还谈到了书中的一个小细节：“江户前”这一概念，对于讲究的美食饕餮来说，江户前的鳗鱼是最好的，指的就是东京湾一片海域里的鳗鱼。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东京不断地填海、拓展，江户前那片海域越来越小。现在比如在东京超市里买到的鳗鱼有很大部分是中国福建产的。黄立俊就此话题提到了日本人“丑之日吃鳗鱼”的习俗，指 8 月里食用鳗鱼，有益于治疗苦夏之症。但他认为这其实是日本商家一种成功的营销策略，从这一角度延伸开去，他指出日本在饮食文化战略上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怀石料理、二郎寿司等高端料理品牌，打造了日料“昂贵精致”的印象，同时，东京又是全球米其林三星餐厅最多的地方，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顶级的意大利菜或法国菜。除此之外，日本有名的纪录片《寿司之神》记录了寿司匠人小野二郎的职人生涯，《天妇罗之神》则讲述了早乙女哲哉的经历，这些日本匠人们秉持“一辈子只做一种料理”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日本的餐饮文化中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当中糅合了他们的世界观，因此更容易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黄立俊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推广自己的美食有借鉴意义，“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餐饮文化，某些时候，需要了解我们在向谁推广我们的美食文化，我想我们需要把软实力、世界观的东西附着在上面，这样更能讲好中华美食文化自己的故事。”